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
第三回 鮑仙姑化身作乳母 唐賽兒誕日悟前因

唐孝廉的妻黃氏，產後止五日，即起身接待親戚，感了風寒，頭疼發熱起來。醫藥無效，日重一日。孝廉一面煩人僱覓奶娘，一面發帖到濱州去請名醫來看，云：「係產後傷寒，邪熱搏結，瘀血凝滯，汗下難施。幸脈有元神，且用兩解調和之藥，看是何如。」時賽兒有三四天缺乳了，並不啼哭，亦無聲息。老婢把米飲來喂些，也嚥下去。蒲台是個小縣分，那裡尋得出好奶娘？看了兩個，甚覺醜陋，都不中意。黃夫人之病勢，又加胸膈煩悶，漸漸發喘，濱州醫生已自辭去。孝廉心中著急，唯有叩祈祖宗保佑。黃夫人之弟及弟婦來問候，生眼一看，知道不濟，勸孝廉預備後事。只見門上老家人進來稟道：「有一個奶娘，說是濟寧州人，流落在這裡的，不論僱價。看去到也潔淨。」孝廉道：「我心已碎了，煩尊舅出去問問他。」舅子道：「這是極要緊的事，教進來看的好。」老家人隨將奶子引進。但見：身材不肥不瘦，穿一領鴨頭綠的細布寬衫；頭髮半黑半白，裹一片佛頭青的滑綾小帕。面有重頤，鼻如懸膽。雙眸熠熠，光華動若春星；兩耳耿耿，潔白彎如新月。骨相端嚴，雍雍乎閨中懿範；神姿秀逸，飄飄然林下清風。腰繫無縫素羅裙，腳著有稜黃葛履。都猜道有似半老的蕭娘，誰知是真個長生的仙姥。

孝廉見此母雖穿一身布服，容止非凡，覺道有些蹊蹺。因幾日心思煩亂，沒個主張，遂叫老梅引至夫人臥榻前，孝廉亦隨後步人。夫人病雖昏沉，心卻明白，開眼一看，就點點頭。舅母就將外甥女抱起遞與乳媽，乳媽接在手看看道：「好。」只見賽兒嘻嘻的笑個不已，口內啞啞的，卻像要說些話的光景。孝廉大為奇異，舅母再去抱時，掉著頭不理。老梅道是認生，把兩手來拍拍去接時，賽兒看一看，也掉轉頭去了。黃夫人見了這個光景，便道：「我兒，我沒福氣做你的母親，這個才是我兒的真親娘了。」說未畢，淚如雨下，昏暈去了。孝廉急喚醒來，夫人眼淚滾個不住，向著孝廉道：「相公好生看待乳娘。」孝廉氣咽心酸，遂請乳娘抱著賽兒到西房安歇，留下舅子舅母在家相伴病人。

看看一刻重似一刻，氣逆上來。老梅將夫人抱在懷內，撫摩胸膛。孝廉坐在牀頭。守到半夜，叫聲：「賽兒！做娘的枉生了吾兒了。」又向孝廉道：「老梅甚好，相公收用了他，再生個兒子接續香火罷。我去了。」遂瞑目而逝。孝廉放聲大哭，遂移出去放於正廳上，一家舉哀。乳母知道夫人已死，天明起來，抱著賽兒出到廳上，賽兒忽地呱呱的哭。孝廉肝腸欲斷，撫著賽兒說道：「吾兒月尚未足，就知道母親死了麼？」越哭個不止。乳母道：「莫哭罷，吾兒日後封贈母親罷。」賽兒方住了哭。家人聽見暗暗稱奇。孝廉吩咐乳母：「少不得有女親戚來弔喪，要看賽兒，推著睡覺罷。」乳母說：「待親戚來時，我叫賽兒睡就是了。」那時忙忙的備辦衣衾棺槨殯殮，延請僧人誦經禮懺，弔喪者概止領帖，整整悲哀了七七四十九日。

孝廉自從夫人死的那夜在廳上睡起，後遂移榻在廳側書房，把後面四五間內室讓與乳母，令老婢在內伏侍。因喪中哀苦，病了幾日，閉門靜坐。想起這個乳母著實古怪，他來時正值夫人病危，不曾細問來歷，遂叫老婢請乳母出來。孝廉讓坐畢，問：「賽兒兩日愛吃乳麼？」乳母說：「想因夫人死了，吃得少。」孝廉道：「實不瞞你說，賽兒自生出來，從不會啼哭，並無聲息。自從你來之後，不但會哭會笑，並且有知識，我想來必有緣故。且尚未知你姓氏籍貫，看來是個大家舉止，不是做乳母的，為何特尋到舍下？我心裡委實不能解。如今我兒全仗著你，不妨說與我知道。」乳母說：「天下事，皆有自然之數。老身姓鮑，先父做過兗州府太守。在任之時，先父常說濟寧州有個神童，十二歲上游岸，後來必然顯達，就將老身許了他。迨任滿回籍，老身就隨丈夫歸於濟寧。不期先夫才高命蹇，屢舉不第，抑鬱憤悶，至於病亡。先夫亡後三日，老身生下個兒子，臨盆就死了。」孝廉道：「這是在幾月間呢？」乳母道：「是本年八月十五酉時。老身無兒無女，葬了丈夫，要去做個尼姑。忽得一夢，見送生娘娘向老身說：『你生的兒子，原該是女身，錯投了男胎，所以我又送到蒲台縣真孝廉家去了。你這裡死，他那裡生哩。』老身因此到來，問姓真的孝廉；都說沒有。問著一個算命的岳先生，說是個真正孝廉，不是姓真，是姓唐，他家正要尋個乳母，你造化，這姑娘他日大貴哩。老身是這個緣由來的。」孝廉聽了這些話，欲待信他，恐無是理；欲待不信，賽兒這個情景，卻又奇怪。因向乳母道：「如今賽兒也就是你的親兒了，望你撫育長成，先荊在地下也是感激的。」乳母道：「不消說得。老身當日隨父親在任，曾請過名師讀書，經史子集皆請大義。又延女師教過針黹，凡刺繡組紉之事，亦所優為。待令媛長大，老身當一一教導，日後嫁個佳婿，老身也要隨去以終餘年。」孝廉大驚，肅然致敬道：「我女兒長大時，自然把你做親娘看待。但還有句話相問：前日你說賽兒日後封贈母親，這句話更為難解，從沒有女婿封丈母娘的理。」鮑母道：「令媛女兒賽過男兒，是以說著止他哭的。」孝廉想送生娘娘在亡妻夢中講的話，他也知道，更覺可異，遂立起身深深四揖道：「賽兒終身都要仰借大力，學生自當銜結以報。」鮑母說聲：「不敢。」自向內宅去了。

孝廉想著隋文帝初生的事，因檢出《通鑑》看，云：「帝誕生時紫氣沖庭，手中有文曰『王』。隨有一尼來請鞠育。居無幾，尼偶他出，帝母自抱懷中，忽頂上湧出兩角，遍體皆成龍紋。大驚投地。尼心動亟還，曰：『這一驚，致令吾兒遲做十年天子。』」大抵史傳所載，諒非虛語，這樣奇事原是有的。」乃吩咐家人呼乳母為鮑太太。

光陰倏忽，賽兒將及週期了。孝廉預備酒筵，請女親戚來看賽兒抓周。至期畢集。老梅婢便向中堂鋪下紅毯，擺列抓周物件。鮑母道：「有劍須放一口。」孝廉隨取祖遺松紋劍，遠無放在紅毯上。老梅便去抱了賽兒出來，見了親戚只是笑。鮑母又在袖內探出一顆玉印，光華奪目，放在劍之左旁。然後將賽兒坐下紅毯。各件不抓，竟爬到前面，右手把劍拖在身邊，再三玩弄，頻以手指點劍鞘。鮑母就去勸與他看了看，孝廉忙接了去。賽兒左手就取玉印。印有鈕，鈕有紅絲繸，自己竟穿在手臂上了。又翻翻幾本書籍，餘外都不看。眾親戚都呆了，鮑母遂抱了賽兒進去。都在那邊三三兩兩，猜這奶娘是個妖怪。孝廉雖然聞得，陽為不知。到晚各散。未幾，又是黃夫人週年之期了，孝廉在靈前設筵哭祭。賽兒聽見，務要出來，也和著父親哭。孝廉到含著眼淚住了聲，恐傷了女孩之意。自後無話。

賽兒到五歲時，鮑母教他讀《女小學》，一遍即能背誦，慧悟穎異，過目輒不忘。《四書》《五經》只兩年讀完。略講大義，聞一知十，又能解古人所未解，發古人所未發。孝廉家中有的是書，盡送到內室，由他看玩。九歲、十歲上頭，文章詩賦，無所不妙。一日要看兵書。鮑母云：「兵書尚未到哩，有《武經七書》在此，看看罷。」孝廉見說要看兵書，心中疑訝，且試試女兒的志向，連鮑母請到前廳。賽兒方十一歲，穿的東方亮衫子，水墨披風，鵝黃裙，素綾襪，插的是水精簪與碧玉釵，雲鬢鬢鬢，瑩澤照人。平素性格，不喜熏香，不愛綺繡，不戴花朵，不施脂粉。孝廉想：我兒自是仙子降生。又見鮑母穿著的，還是十年以前進來的衣履，絕無塵垢，反覺新鮮，孝廉也猜是個仙姥了。隨問道：「鮑太太用齋，我兒小小年紀，尚該吃些葷。」賽兒道：「孩兒凡事隨著太太。」孝廉道：「就是孝順了。」因取鎮書的一塊方玉，上雕著個蟠螭，遞與賽兒道：「我兒鎮書少不得的，可就賦詩一首。」賽兒隨口吟道：

王螭千古鎮詩書，好似拘方宋代儒。

曷不化龍行雨去？九天出入聖神俱。

孝廉大驚道：「我兒的詩，格高旨遠，就是當今才子，也恐不及。獨是宋儒是傳述聖道的，不宜詆斥。」賽兒道：「孔子一部《論語》，只教人以學問，從不言及性天，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，自非大賢以上之資，不能幾也。子思為孔子之孫，親承家學，故《中庸》一書，說到性天上頭，曰：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，可與天地參。則知聖人之道，粗者夫婦與知，精者天地同德。故曰至誠為能化，又曰至誠如神。聖人神明變化，豈拘拘為繩趨尺步者乎？善學孔子者唯有孟氏。七篇所述，不越乎仁義孝弟，此人聖之大路也。其性善一語，不過為中下人說法。他自己得力處，在於盡性知天。孔子五十學《易》，孟子終身未嘗言《易》，誠以《易》者，乃天道幽遠之極致，上智亦所難明。宋儒未達天道，強為傳注，如參禪者尚隔一塵，徒生後學者之障蔽。又講到性理，

非影響模糊，即刻畫穿鑿，不能透徹源頭，只覺到處觸礙。若夫日用平常，聖人隨時而應，要之各當於理，何用設立多少迂板規矩，令人印定心眼，反疑達權者為逾閒，通變者為失守，此真墮入窠臼中耳。孩兒讀書，要悟聖賢本旨，不比經生眼孔，只向章句鑽研，作依樣葫蘆之解，是以與宋儒不合。幸父親勿訝之。」孝廉呆了，不能出一語。賽兒即向父親說聲「進去」，同鮑母緩步進去了。

孝廉思想：我兒年小，未必有此大奇見解，定是母教導的。女孩兒須做不得傳述道統的人，本分上還該做些女紅才是。過了幾時，孝廉又請賽兒出來，問：「孩兒向來可曾習些女紅？」答道：「孩兒既名為賽兒，不是個習女紅的女子了。」孝廉向著鮑母問道：「可要習些？」鮑母道：「要從其性，不用強之。」孝廉又問：「孩兒，古來列女所取的是那幾個？」賽兒道：「智如辛憲英，孝如曹娥，貞如木蘭，節如曹令女，才如蘇若蘭，烈如孟姜，皆可調出類拔萃者。」孝廉又問：「夫婦和美而有婦德者是誰？」曰：「曹大家第一。」孝廉喜極，遂指庭前所種斑竹，不拘詩詞，令詠一首，意蓋以湘妃為女德之至也。賽兒立成一小令云：

情脈脈，淚雙雙，二女同心灑碧篁。不向九疑從舜帝，湘川獨自作君王。

孝廉又呆了。因問：「宋朝皇后，如高曹向孟何如？」賽兒答道：「守規矩之婦人；宋儒之所謂賢后也。」孝廉急了，意欲要把呂后、武后問問，又不便出諸口。時已新月出於西天，又令再吟一詩。賽兒信口應聲云：

露洗空天新月鉤，瑤台素女弄清秋。

似將寶劍鋒鉞屈，一片霜華肅九州。

孝廉以月乃后妃之象，新月初生有幼稚之義，以此命題，再卜女兒將來之識。不意詩中殺氣凜然，絕無閨閣之致。因微微的假問道：「我兒的詩詞，都有草莽英雄口氣，卻像個曹操、李密那樣人做的，敢是舊詩麼？」鮑母代答道：「姑娘是女中丈夫，故此做來的詩詞，都覺得冠冕闊大。」說畢，引著賽兒進內去了。孝廉每自躊躇，因想著岳怪的話漸有靈驗，可惜已死，無由再把女兒八字煩他細推一番。只見老家人進來稟道：「姚相公來到。」就是孝廉的襟丈。請進坐定，把乳母與賽兒的奇異事，詳細述過。姚秀才看了詩詞，道：「女子以四德為主，詩詞不宜拈弄，何況口氣是個不安靜的！襟丈惟有擇個佳婿嫁去。自古道女生外向，就不要費心思了。」孝廉道：「見教極是。並要煩襟丈到寒舍大家說說，恐怕我兒執拗。」

時賽兒已是十三歲，誕日將近。孝廉大開筵宴與女兒做生日。請賽兒的姨夫、姨母、母舅、舅母、從伯、伯母與叔祖母，最親近的幾位。姨娘又帶個女兒來，乳名妙姑，少賽兒一歲。男西女東，各分一席坐定。都與賽兒把盞，算個生日的意。賽兒一一答敬畢。先是姚襟丈開口道：「賽甥女博學達理，見識廣大。古來聖女賢媛中，願學的是那一個？」賽兒道：「列女中無孔子，甥女徒有孟氏願學之心。」姚襟丈向著孝廉道：「甥女算得古來第一第二個女子，要擇個佳婿自然難得，襟丈當以此為急務了。」眾親齊聲道：「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，極是要緊的。」孝廉道：「我尚未問過孩兒、太太哩。」賽兒道：「孩兒是不嫁丈夫的，奉侍父親天年之後，要出家學道，豈肯嫁與人為婦耶？」老婢在旁忽大聲道：「不但姑娘不嫁，我也是決不嫁人的。」孝廉的堂兄道：「此婢年紀大了，老弟該早早配人，如何遲到今日，孝廉道：「幾次要配人，奈他決不依從。」堂兄道：「先王之政，內無怨女，外無曠夫。我弟是個家主，怎麼由得婢女主張？若如此說來，怪不得姪女也有此奇話了。都是你的家教不明。」姚襟丈又接口道：「《易經》開章兩卦，就是乾、坤。其震、離、巽、兌為男女，故曰：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又曰：一陰一陽之謂道。又曰：天地絪縕，萬物化醇，男女構精，萬物化生。此天地之常經，古今之通義。甥女以後再莫要說不嫁的話。」賽兒道：「混沌開闢，陰陽分判，氣化流行，發育萬物。未聞陰嫁於陽，月嫁乎日也。」舅舅道：「以我言之，甥女的事，全在鮑太太主張。」鮑太太道：「三綱五倫，聖人之大道，豈有個女子不字之理？姑娘說出家學道，就是仙家也有夫婦配合。這都在老身身上，不用煩絮的。」眾親說：「太太就是聖賢一輩的人，自後只須太太主持就是了。」

宴畢，眾親俱要別去。賽兒向著父親道：「孩兒誕辰，想著母親，不勝悲感。有詩一首，兼以請教伯伯、舅舅、姨夫。」遂寫於浣花箋送閱。詩云：

一謫瑤台十二年，兒家回首自生憐。

母亡難伴黃泉路，父在同居離恨天。

此夕彩雲猶未散，千秋皓月為誰圓？

香閨盡人巫山夢，有個偏為處女傳。

姚姨夫道：「詩在晚唐之上，獨是結句不典，自古未有為處女而傳者。」鮑母說：「處女傳者惟有成仙，這個如何能得？明日寫個庚帖送與眾親，各留心訪個快婿，待老身以道理開勸姑娘，沒有個不從的。」眾親道：「全仗太太。」各與鮑母施禮而別。賽兒便送伯叔母女親等出去。妙姑不肯回家，要與姊姊作伴。賽兒喜極，稟知父親留下。攜了妙姑手，隨著鮑母同進內室。

時將二更，家中各自睡了。賽兒道：「今夜碧天如水，玉露流波，金風揚彩，月光皎潔，可愛人也。正是『今人不見古時月，今月曾經照古人』。我當與妙妹賞月，請太太同向中庭一坐。」於是列珍果，煮香茗，談至夜分。忽見正東上彩雲升起，冉冉的舒布中天，似湍回波折一般。旋作圓紋，周圍合將攏來，把一輪皓月，端端捧在中間。殊葩繚繞，異彩蕩漾，真正如五花錦繡，錯雜成章，俗所謂月華也。賽兒凝眸看了一會，不覺心上悽愴，忽然長吁道：「兒家安能學月殿之妹乎！」因問鮑母道：「我看太太是個仙流，定知過去未來，乞將孩兒夙因，指示指示。」鮑母道：「我正要將你姊妹開導一番。」賽兒即跪下，妙姑與老婢皆跪於側。鮑母道：「起來聽者。」賽兒決不肯起，鮑母扶之乃起立。因指著明月向賽兒道：「此是孩兒之故宅也。兒原是月殿嫦娥，妙兒是侍女素英。還有個寒簧，又托生於他處。」就把瑤池會宴與天狼星求姻之事，備說一遍。賽兒又跪下道：「太太，孩兒已悟了。怪不得向來見於明月，便生悽愴。咳，幾時得再上瑤台？」不覺掉下淚來。鮑母道：「有我在，無妨也。」妙姑對著賽兒道：「我原是伏侍姊姊的，從此就不回去了。」鮑母道：「這個且緩，吾兒賽兒尚欠著夫妻債哩。」賽兒泣道：「一犯色戒，必至墮落，要求太太解此厄難。」說罷，淚下如雨。鮑母道：「我兒原來未悟，怎不記得瑤池會上大士的法語？孩兒為有窮國妃時，與后羿尚半載夫妻未了，遂奔人月宮。今彼已生塵世，如何賴得？此乃一定之數，雖如來亦不能拗。幸虧天孫娘娘在上界，多方護持，尚有個斡旋之法。待信息到來，我自處。兒但寬心，不須煩惱。」賽兒再拜謝了。隨問：「太太是何聖母仙真？」鮑母道：「兒且勿問，往後有自然明白的日子，凡事只依著我行便了。」說話之間，將及天明，各自安息。

辰刻時候，孝廉進來向鮑太太道：「今日要將賽兒庚帖送與眾親，令他們大家留心，尋個佳婿，完我為父的事。」鮑母道：「極是。一人之見聞有限，千里姻緣似線牽哩。」孝廉大喜而出。正不知東方絕世的佳人，可配得南國多情的才子，且聽下回分解。